



老照片

珍藏版

肆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 辑

吕荧——惟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 闻 敏

赤枫丹心 范 用

1948年：存亡之秋的“国大”选举 徐宗懋

一个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实地观察与感受 陈红民

先父蓝公武二三事 蓝英年

“文革”中的一次外事活动 王保生

竹枝词中的上海租界巡街捕 谭金土

老照片



山东画报出版社

孙科竞选副总统失败后，神情落寞。（摄于1948年）

·书末感言·

答 读 者

冯克力

不知不觉间,《老照片》已经五岁了。

五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怀着几分忐忑,签发了《老照片》第一辑的清样。五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第二辑《老照片》签发付印的时候,心情依旧是忐忑的。五年前我们拿不准,是因为不知道《老照片》这样一种平实无华的读物会不会有读者喜欢,而今天我们所担心的是,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让五年来矢志不渝地关爱着《老照片》的读者们失望。

附在十九辑里的“读者咨询表”,还在陆续回复中。有些读者在“请列举您感兴趣的照片和文章”一栏里写下“全部”、“几乎都喜欢”、“都喜欢,故无法一一列举”。作为编者,我们知道《老照片》无论整体文化取向还是稿件的取舍编排,都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但同时我们也深知读者的这些鼓励是发自肺腑的,我们不能不为读者的这份真诚所感动。

从来信中也不难看出,同是《老照片》的读者,阅读的兴趣却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有的很想看到反思“文革”的照片和文章,有的则认为这段历史不值一提;有人喜爱一些偏重于理性解读的专题,有人则认为《老照片》不宜刊登这类文章;有的爱看百姓故事,有的喜欢名人轶事……我们当用心去体味那些有着不同阅读趣味的读者的心境,使《老照片》有更多的人爱看。《老照片》既以多元的视角面对历史,也理应以包容的态度去理解和善待每一位读者。

书 名: 老照片(第20辑)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址: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 271000)

版 次: 200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32开(850×1168毫米)5印张 92幅照片 100千字

印 数: 1—22000

I S B N 7-80603-597-4/K·135

定 价: 8.50元



张学良与于凤至

1930年10月，张学良夫妇在东北运动会上。张学良一副休闲模样，于凤至则手擎阳伞，一袭旗袍，还有头上那顶软檐女帽，在那时堪称最时髦的装扮。（力辑）



民国影星阮玲玉

(锐 明 供稿)



从2002年起读者可 通过邮局订阅《老照片》

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有关规定，从2002年起《老照片》丛书可通过邮局办理订阅。2002年《老照片》丛书的征订工作已经开始，请读者到当地邮局办理。

2002年《老照片》丛书将出版6辑（21—26辑），逢双月中旬出版。每辑定价8.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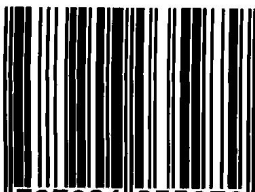
《老照片》丛书的邮发代号为：24-177

已经出版的各辑《老照片》，本社继续办理邮购。

责任编辑 / 冯克力

装帧设计 / 蔡立国

ISBN 7-80603-597-4



9 787806 035979 >

ISBN 7-80603-597-4

K · 135 定价：8.50元

目 录

闻 敏	吕荧——惟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	1
范 用	赤枫丹心 ·····	12
徐宗懋	1948 年：存亡之秋的“国大”选举 ·····	19
陈红民	一个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实地观察与感受 ·····	33
邱从强	炮火中的租界与华界 ·····	51
顾 潮	父亲顾颉刚早年的几张照片 ·····	61
蓝英年	先父蓝公武二三事 ·····	69
李南央	我家的老阿姨 ·····	76
沈建中	全家福 ·····	93
三 三	我的父亲 ·····	97
王保生	“文革”中的一次外事活动·····	103
徐兆淮	短暂的“逍遥” ·····	107
许志英	当“瓦工”的经历·····	112
谭金土	竹枝词中的上海租界巡街捕·····	116
刘燕萍	八国联军的战地医护·····	124
杜晓黎	70 年前的“惠丰轩”饭庄同伙合影 ·····	133
高建军	末代“圣人”的婚礼·····	137
曹庞沛	1930 年代初的重庆女生·····	144
张 鸣	1944 年的中学生档案·····	146

老照片

张 兵 一封家书…………… 150

散 木 沈衡老为什么不举手…………… 153

申 维 重温 45 年前的笑脸 …………… 154

读者来信选登…………… 155

冯克力 答读者…………… 158

《老照片》丛书

总 编 辑

汪稼明

副总编辑

刘传喜

刘瑞琳

封二 张学良与于凤至（力辑） 中插 1948 年：
存亡之秋的“国大”选举（徐宗懋） 封三 民国
影星阮玲玉（锐明）

乡间的“压路机”？（张洪杰 92） 上海滩的华人
公园（钱宗灏 132）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蔡立国

技术编辑

张 涛

法律顾问

张红霞

征 稿

《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每年出版 6 辑。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对稿件的要求：所提供的照片须是 20 年以前拍摄的（翻拍件也可），且有一定的清晰度，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文章围绕照片撰写，体裁不拘，字迹工整，传记、散文、随笔、考据、说明均可。

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稿件，无论刊用与否，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稿件一经刊用，即致稿酬。

来稿请寄：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
《老照片》编辑部 邮 编：250001 E-mail: 14071@371.net

电 话：(0531) 2060055 转 5410（编辑部）2052472（发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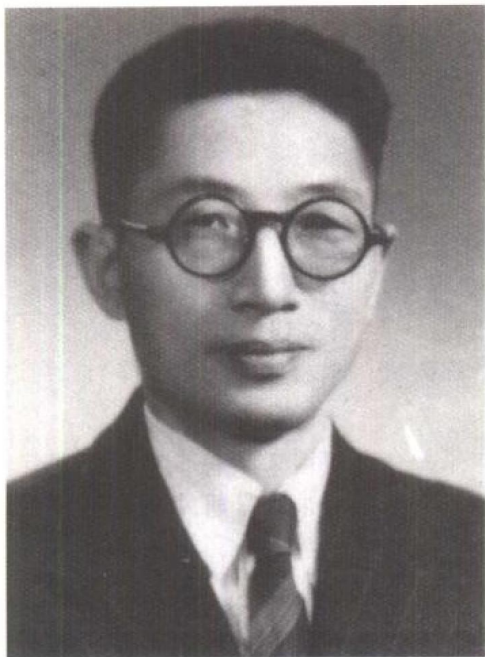
邮购办法：请汇书款至上述地址，并注明所购书目。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旧事重温·

吕荧——惟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

闻 敏



图① 60年代初的吕荧先生

1955年5月25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第二天，在北京东城贡院西街北总布胡同的新闻总署礼堂，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了有700余人参加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问题”。在此前9天，胡风夫妇已被逮捕。从5月中旬至6月上旬，在北京及其他省市，陆续有人因此案株连失去人身自由。

上述会议由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

中国作协秘书长陈白尘

报告说：

近期中国文联和作协共收到来自首都及全国各地文艺界2000余人签名的69封来信，信中一致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里清除出去，并彻底揭露这一集团的全部

阴谋活动”。

大会以掌声通过了如下决议：

我们不能容许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暗藏分子胡风继续混在文艺队伍里。为此一致决议：

一、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四条，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其所担任的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和《人民文学》的编委职务。

二、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中国文联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依据宪法第 38 条的规定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

五、我们警告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文联其他协会会员中的胡风集团分子，他们必须站出来揭露胡风，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后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加以考虑。

会议完成了既定的任务。如果说在进行的过程中尚有不够“圆满”之处，那是由于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新华社在报道此次会议时，最后附上了这样一笔：

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

吕荧原名何佶，1915 年（农历）10 月 19 日生于安徽省天长



图② 1945年10月29日，四川涪陵中学师生合影。前排左四为吕荧先生。

县，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北平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骨干，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40年代在文学评论与译介普希金代表作方面卓有成就，50年代初任教于山东大学，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外特约翻译，陆续出版一系列译著与文艺论集，1954年加入中国作协并被聘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1955年6月至1956年6月因胡风案株连受隔离审查，出现精神分裂症状，1966年6月被公安部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影响社会治安”为由收容强制劳动，1969年3月5日病逝于北京清河劳改农场，终年54岁，1979年5月公安部予以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

为了弄清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与中国作协主席

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吕荧主动登台发言的情形以及事后种种，笔者怀着一种“抢救史料”的心情，走访或以电话询问了十几位在京的知情者，然而，毕竟是经过了46年时光的淘洗，而且，被访的人对这同一件事的印象、感受、理解也不尽相同。权且将访问记录扼要整理如下：

许觉民：那天我在场，而且坐得靠前。大约有五六个人发过言后，吕荧递了张条子上去。又有两个人发了言，郭沫若宣布：“现在，由吕荧先生发言。”吕荧上台后开头讲了：“胡风人很直爽，但性情有些缺点，文章艰涩难懂，让读者感到吃力，我也曾对他表示过批评性的意见。”接着，吕荧又说：“我们批评、帮助胡风是应该的，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所写的都不过是文艺问题上的讨论……”这时，坐在台下的张光年站起来，冲着吕荧大声说：“你不要讲了！……”人们跟着哄了起来。郭沫若说：“吕荧先生，你停止发言，群众对你的发言提出了批评。”吕荧面色灰白，嘟嘟囔囔地。没过几天，《人民日报》点了他的名。那天散了会，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和娄适夷私下里议论说：“吕荧真是书呆子，那种情况下还出来唱反调！”现在看，他不完全是由于呆，还出于主持公道的勇气和良知。

舒芜：我和吕荧不熟，尽管都是“胡风派”。那天他上台发言时做出一种“我也要批胡风”的姿态。他不是“上纲”而是“下纲”，认为胡风的问题是理论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他列举了好几条，说要批就得这么批，否则，胡风就会如何如何说……当时已完成了开除胡风的手续，突然来了这么个插曲，和整个会议全不谐调。看得出吕荧基本不赞成说胡风是反革命。他说了不少的话。台下有人站起来阻止他，他还在说；台上也有人制止，他还在说。直到郭沫若半欠起身来说：“我以主席身分请你停止发言……”吕荧才愣住，不再说了，转过身彬彬有礼地朝主席台鞠了一躬，走下去了。会议继续进行。这不过是个小插曲。蛮有戏剧

性的。

涂光群：那天吕荧穿得很厚，与5月底的气候很不协调，张光年很凶的，高呼口号：“不许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辩护！”会场乱哄哄的，吕荧被拉下台了。

杜高：那天我完全想不到会出现这种事情。一个身体瘦弱书生主动要求上台发言。在整个社会已经决定将胡风开除的时候，他居然还不识时务地为胡风辩护。他话音很低，结结巴巴的，但却毫不含糊地说了这句话：“胡风不是反革命……他是学术思想问题。”会场上几百人，没有第二个人敢站出来这么说。看来他实在是克制不住了。他的话还未说完，全场爆发出一片惊心动魄的吼声。我看到他不屈地站在讲台上，面色苍白，淌着汗，直到被一位大理论家给揪了下去……

李希凡：那天吕荧发言不是为胡风辩护。他是说自己早在40年代就对胡风的文艺观点提出过批评。吕荧在文艺论争中一向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当时还没说几句，张光年就振臂高呼：“你现在不要讲这么些东西了，要交代你和胡风的关系！”整个会场愕然了。我的脑子“轰”地一下。光年这件事做得很不好。那次会后，胡乔木问：“吕荧先生是怎么回事？”聘吕荧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是胡乔木的意见。

蓝翎：那天我在会场，我看见吕荧手里拿着发言稿走上讲台。他给我们上课也都有讲稿，是个谨严的人。那天他的发言不能看作是为胡风辩护，他不是那样的人。严格地说，他是个书呆子，离现实太远。反胡风运动之前，他常约我们到东安市场喝咖啡聊天，赠书给我们，所谈的都与文学相关。他注意的焦点是在现实主义问题上。他常说：现实主义问题相当复杂，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就算的，还大有争论的必要。那天不等吕荧把准备好的发言稿讲完，张光年就激昂地大喊起来：“你还是先交代自己的问题吧！”吕荧讲不下去了，只好拿着讲稿离开了讲台。郭沫若总结发言时，用他那老

腔老调说：“对胡风，我们就是要坚决镇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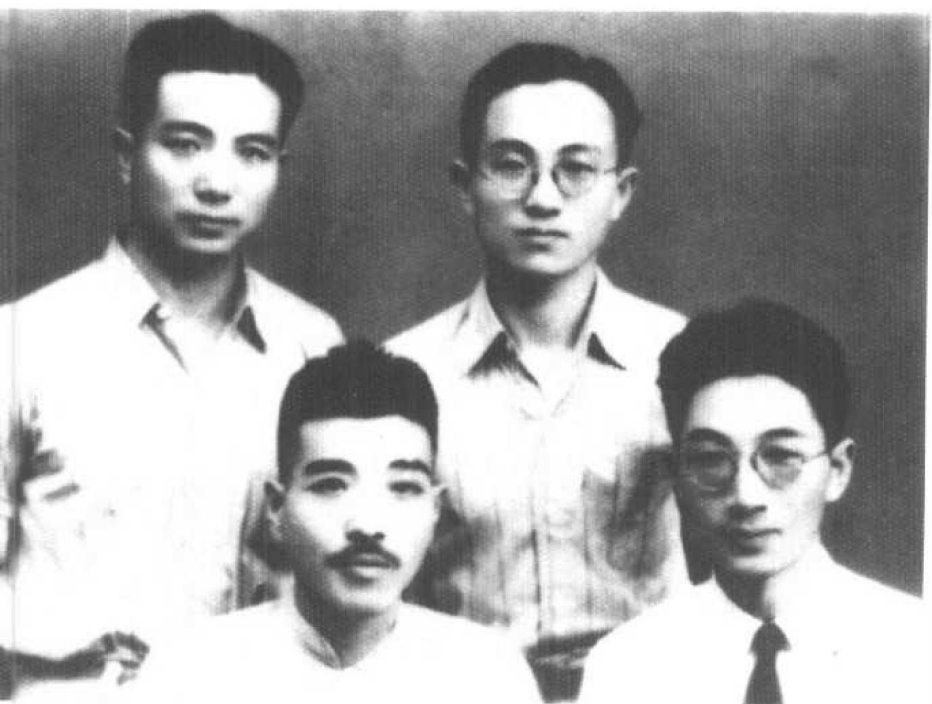
赵淮青：那天的会我不在场。1956年我在银川遇到李季。听说我是山东大学毕业的，是吕荧的学生，李季谈起那次会上吕荧的发言，说：“你们那位老师真是个笨拙的反革命！”据李季说，那天吕荧一连递了三张条子要求发言，主席台上几个人还交换了意见，认为他与胡风关系不密切，才同意他上台的。吕荧老师的确是书生，他有赤子之心，有什么说什么。如果那天他没有为胡风辩护，怎么会被轰下台呢？

杜高：吕荧那天没为胡风辩护？这说法不符合事实。他发言中明确地说了：“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陶扬：我那天没到会，不过很快就听说了：郭沫若一宣布开除胡风会籍，吕荧就上台了，发言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文艺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我们几个山东大学的同学在一起议论说：“吕荧老师在那样的情况下还上台发这么一通言，不是自己找罪受么？这个人真不知政治为何物！但是，他的率直却又体现出一种宝贵的性格。他的确非常重视现实主义问题，上课时曾经说过在这个问题上学术思想容易存在分歧的。

张凤珠：当时的气候已经相当严峻，尤其是在那天的会场上。连沉默都是不允许的，谁还敢去辩护？可是，吕荧突然上台了。他的意见很明确：胡风不是反革命，但是，不等于说对他的文艺思想不该批判，这是两码事。胡风的问题是学术思想问题。吕荧说得很平静，但是，全场哗然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吕荧很瘦弱，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像小说里的病态的知识分子，站在讲台上，像狂风中的小树。他那样发言，太稀有了！没点儿大无畏——有人说是“迂”，根本不可能。

黎辛：当时我不在会场，但事后吕剑特别谈到吕荧的发言，很有感慨。



图③ 1947年，吕荧（前右）兄弟四人合影于扬州。

吕剑：我在场，听见了吕荧的发言，我佩服他的勇气。

张光年：事隔多年，具体情况记不太清了，不过，确有这件事：一次反胡风的会上，我突然站起来，向正在发言的吕荧同志提出质疑。那时候，整个儿是个人迷信，执行上面的决策。开始也吞不下，然后就紧跟，犯错误，经过“文革”才认识了。吕荧同志我不熟，很对不起他……不要再说这件事了，你们搞这段历史，根据当时的情况，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大约是1984年初春的一个下午，笔者带着一叠有关吕荧的手稿来到木樨地胡风家求教。胡风正休息。怕吵醒他，也怕一提起吕荧他会激动，梅志陪我坐在客厅中离卧室较远的沙发上，小

声地解答着我的问题。不料，还是被胡风听见了。他走出卧室，穿着一身干净的睡衣，拄着一根沉实的手杖，一步一顿地，他说：“你们在说吕荧？怎么不叫我？”久病的胡风口齿不很利落，好在有梅志一旁帮助，我懂了他的意思。

胡风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是：他与吕荧的交往始于1937年初。那时，他在上海编着《工作与学习丛刊》，收到署名“倪平”的一位青年从北平寄来的信与两篇文稿：《论在艺术方法上的鲁迅》和《田间与抒情诗》。吕荧当年还是北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倪平”是他最初的笔名。信的开头这样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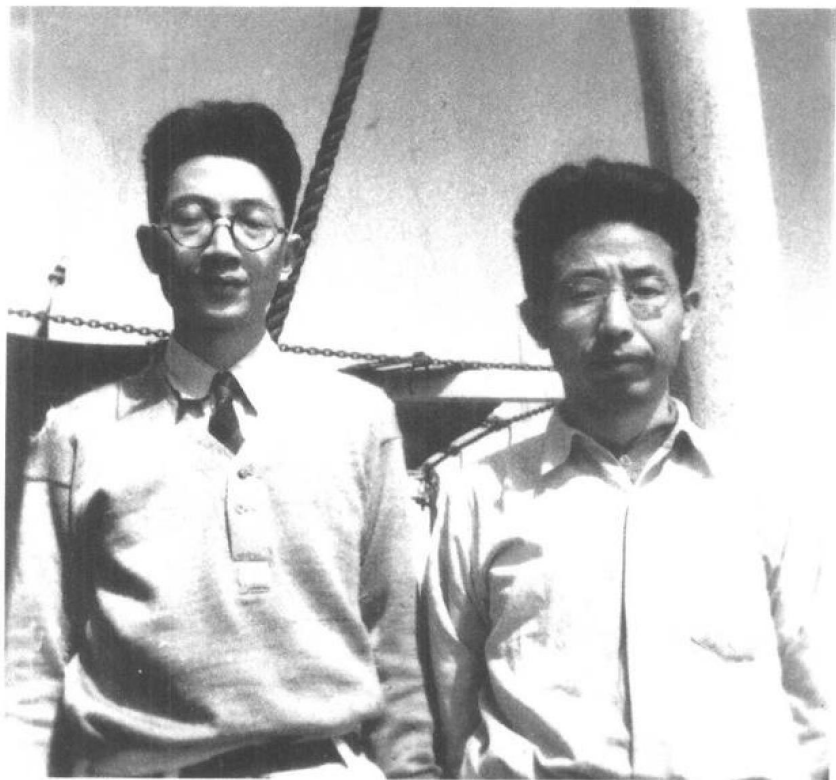
当你接着这两篇东西的时候，因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和突兀的举动，你会感到惊讶吧？

你是不认识我的，也许还是第一次看见我的名字，不过你的论文对于我是十分熟悉的。你的深湛的文学修养使我感到一种亲切的印象，并且使我决定了这个突兀的举动。

这两篇东西寄给你，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无情的、严厉的批评，并且我相信，你是不至于使我失望的。

吕荧的那两篇文稿，由于《工作与学习丛刊》很快就遭禁而未能及时问世，但胡风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后来，吕荧将它们认真地重写和扩展了，又交给胡风，发表在40年代初胡风主编的《七月》上。《七月》刊登的吕荧的作品不止这两篇，还有他写于抗战初年的短篇小说《北中国的炬火》以及译著数种。吕荧最初有代表性的文学评论集《人的花朵》于1945年2月由重庆大星出版社作为“七月文丛之四”出版，编者是胡风。

胡风告诉我的第二件事是：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吕荧得了慢性阑尾炎，拖着不去治疗，胡风觉得这很不妥，硬是把他送去住



图④ 1949年5月9日，吕荧乘船离开台湾，经香港回北平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右为骆宾基。

院做了手术。胡风携家离重庆赴上海之前，去医院探视，吕荧从床头柜上抓几瓶“盘尼西林”（即青霉素）交给梅志，说旅途上也许用得着，而他可以再请医生开些。

80年代初，吕荧的长女潘怡去探望胡风夫妇。胡风对她说：“我傻，你爸爸比我还傻！”

胡风逝世后，又过了16年，笔者再度叩开梅志的家门。坐在放有胡风雕像的客厅里，年届8旬但依然矍铄的梅志又谈起吕荧来，她说：